

小作家丛书

XIAO ZUOJIA CONGSHU

再来一次春天

阎 妮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阎 妮

再来一次春天



面对15岁

——序《再来一次春天》

张辛欣

还未起笔议论，在阎妮这15岁的年龄面前，先就生出一片羡慕。羡慕着，却又不敢多叹息，说些个“多幸福的年龄啊！”之类，一定被全体少年笑话或愤愤然。旧人诗讽“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其实，各自都合着情理。

然而，实在又难免悄悄地比比自己15岁的时候。便想透过阎妮的文字，猜想如今的15岁们，也猜想阎妮。

不到15岁时我已准备去“上山下乡”，当今少年不是个个大叫：“你们好棒！哪儿都去过了！”我也不好说，我们那时是被迫的。那时我们是全身心地自己主动扑去的！

15岁上，我已经看完《红楼梦》、《三国演义》，全部的中国古典小说和几乎全部的那时翻译的外国小说。但我没有想过写作。丝毫没有想。我亮了牌。先不看你的牌。

15岁上，我已进入多梦时节，对男孩子很敏感，很容易着迷，很容易背叛。

你呢？

我怀着真诚的好奇，读你的文章，注视你的心。

不经意的话，在我35岁的年纪上，会觉得15岁好像和八九岁是一代。文章入眼，停下自己，细细一想，才仿佛又一次恍然大悟：每一颗心已成为一个好复杂的世界！

15岁的时候，简直比现在还感觉沉重，还麻烦，还更难料理照顾自己的情感和外表！因为，什么都感觉到了，却还没有被逼出冷静的分析和控制。丰富的感觉笼罩着无人可知的每一个15岁！

15岁的阎妮，已经相当有控制地表达自己。每一篇，是一个自己，合起来，各自只是自己的一小点。在叙事的时候，常常会有小小的意象跳跃，带有诗的训练。控制，是技巧，比自然流淌更难，短短的，跳跃的，细细展开的，剪接如一片天然。

叫人惊叹。

惊叹，只是读阎妮、识阎妮时瞬间的感觉。假如哪个少年以为阎妮的文章是范文，我敢保证，阎妮们个个考不上重点大学中文系！如今的作文，仍重格式，感觉的独特和细腻，能得到几位老师的拍

案激赏？！即便有老师拍案，老师也常常被关起来判封住姓名的考卷。等到那一天，作文也用A、B、C、D的选择答案来分对错，就省大事了！

于是，文学，只是不相识的心和心之间沟通的工具。为了沟通，要用大量的心力和体力反复地耕着自己。反复耕着，便可能把正在不经心地路过的，已经逝去的，寻找、捡拾回来。

感谢15岁的感觉！

毕竟，我和你相差20岁！

我们哪一点相像呢？

你现在短发，我也是短发，我已经戴眼镜，你也戴眼镜。你爱笑！你在你的《蓝天和白鸽子》里说。好啊，我也爱笑，爱笑到了——笑得真傻！假如我在剧场或电影院，而剧场和电影院里只有一个人在为所演的什么发出笑声，那人一定是我！公共汽车上，大家挤得互相谩骂的时候，我嚼出谩骂中间的幽默，就会独自笑起来；要命的是，有时候明明前一分钟还在想极其严峻的生存的问题，一个极小的破笑话，就立刻引得我哈哈大笑，边笑边骂着自己：你还好意思笑！还是笑。总是笑。

所以，人们总说：你怎么总不见长大？

所以，阎妮叫我写序？

感谢老天爷，我们年龄不同，同样天真，天赐！

不过，35岁的我，对着如此一个15岁的你，有一个难免太成熟的疑问：

我不知道，你太早地直悟到你自己有一个看不见的、唯一属于你的、想象的世界，是很好，还是不太好？你已知写作，其实是不断地发现和思索已经存在的世界，是以发现和思索的文字现实的自我折磨为至高享乐，这种不断的推进，不断地自我折磨，将会怎样铸造你未来的内部气质？怎样结构着你的生活？或者，你还有其他未知的前途和世界？而且，你15岁的年龄，在今天的15岁，已经的确拥有一个丰富的、打开的世界！你会不会跳到别的领域？别的专业去？你会不会在那我们还不知道的路上走得极远？远到，有一天，我们说：顺便说说，小时候，她还写过诗，写过散文，出过好几本集子，得过奖，当了北京作协会员呢。只作为人生花絮？也许，写作这门手艺真的太古老了，而机会，如今又太多？多到，我们不知该怎么选择，最后还是说：好！

1988.4.10

目 录

面对15岁.....	张辛欣	1
——序《再来一次春天》		
蓝天，白鸽子.....		1
嘎嘎.....		7
假如没有了邮政.....		12
抒发我们心中的爱.....		15
怀念.....		18
绿色的蚂蚱哟.....		20
春的奏鸣.....		24
晨景.....		26
听《月光曲》.....		27
秋夜.....		28
秋的感受.....		30
风赋.....		32
南湖.....		34
远方的奶奶.....		37

上学路上	40
我·你·他	43
迷离	48
刻在心上的记忆	52
静	55
雨	57
呼唤	60
猫猫	61
故乡情	65
离开哥哥	69
郁金香	75
永定河	79
分手	82
临考	84
等待	86
春天的故事	90

我和幼儿园.....	94
天空的童谣.....	102
再来一次春天.....	104
阳光下的日子.....	108
安慰.....	110
高中生.....	113
关联.....	115
柔情似水.....	117
梦.....	120
渴望春天.....	122
白马王子.....	124
窗口.....	130
诗.....	133
六月二十七，灰色的太阳.....	136
月亮不再升起.....	144
南方.....	154

另一个天空	157
写给凡·高	159
喜马拉雅	162
随想——巴赫之古钢琴曲	165
吉它手	167
迷途	169
给张辛欣阿姨的信	184
关于我——后记	简 妮 190

蓝天，白鸽子

一群白鸽子，从蓝天下飞过……

有时一件牛仔上装，短短的男孩子式的头发，
有时一条蓝花土布长裙，头发温柔地披下来。

这就是我跨入东北师大附中和北大附中时的两种模样，如同我和我的文章，非常不和谐，然而还有一条脉络相连。

我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爱笑。引用一句同学的话：“她没事就笑。”可是我的文章是不爱笑的。

在生活中永远快乐的我，一拿起笔，笑容便会褪去。我应该感谢自己，会提笔做诗写文章。只有这些时候，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的呼吸和脉搏，并且倾倒。

这种感觉是慢慢才有的。我的文章有时缓缓叙述，有时一泻千里。我看自己的文章后，常常要大声叫好。我在写作中找到了位置，在白纸上任意行走，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在文章里可以哭，可以笑，可以不走人行横道线，可以不遵守“纪律”，可以大声喧哗，万般思绪，在笔尖触到白纸时随意而出（当然，汉字可不能写错）。

生活中有很多条条框框。笑，淘气，发脾气还得看场合，任何考试都有标准答案……只有写作没有标准化，我满足极了。

我想起凡·高的《向日葵》——这幅画我以前不能理解。昨天晚上，和同学散步。天很黑，没有月亮。然而路边一大丛短小的向日葵却爆发着金灿灿的光芒。一片一片狭长金黄的花瓣，一团深褐色的花蕊，非常紧凑，在黑夜中热烈地燃烧。没有风，它们是静止的，然而须发皆张，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力量。就像凡·高的《向日葵》，自由而且疯狂，有许多无法说出的话，迫使它们怒吼。真的，我没

有听到，却敢肯定，一定是在怒吼着。

我在初二结束的那个暑假，曾经写过一篇《向日葵》。我笔下的向日葵因为向日而苦恼，它需要自由，因此日夜思考，在天旋地转中寻找自己，它在临死之前感到了黑暗，这是唯一拥有自己的时刻，呻吟了一句：“向日葵”。如今，看到凡·高的《向日葵》，竟像我的向日葵死去的灵魂，在阳光下，愤怒挣扎。那么，晚上看到的一丛丛一簇簇，一定是它和它的同伴在黑暗里充分体会自己，享受自己的尊严。

其实，文章《向日葵》倒是我写作的转折点。那年暑假，正是我离开东北师大附中来到北大附中的过度阶段。从那以后，我的文章日趋随意，笔法跳跃性很大。写的时候常常把握不住自己，许许多多的语句在脑海中盘旋。像这句“正走着我的路，忽而草绿了，天下了几丝雨，惊起一树标点，字母，代数式，风儿走出雨丛，拉起一网无精打采的太阳”，就是一泻而出，不假思索。

我唯一大动脑筋的是给文章或诗起题目。一篇文章或诗，有了好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的文章太飘飘欲飞了，就必须拿标题压住阵脚。就像放风筝一样，任凭风筝飞翔，可是仍有一条长线控

制。如果放过风筝的，请回想一下手里拉着一根细线的感觉，很有趣不是？

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是先写文章，后起题目，和作文正好相反，遇到实在反感的题目，只好“宁死不屈”了。当然更多的情形是自己满意，大人不满意，所以考语文，时常是作文拉分。呜呼，无可奈何也！其实，我讨厌的是作文的格式和内容的局限，说不定有一天它们会把我的写作情绪框死。我该怎么办呢？

二

1972年10月26日，我带着一副快乐的样子，头上顶着花朵，来到这个世界。缤纷的万物吸引着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便像猜谜语一般看着从眼前掠过的一切。后来，我识字了，又无意闯进了缪斯的宫殿，并着实在里面淘起气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首诗，得到妈妈的夸奖。为了更多地看到妈妈那比诗还甜美的微笑，我写了一首又一首。又一个偶然的机会，诗人晏明爷爷看到我的诗，就推荐到《儿童时代》发表。

自此之后，我的诗越写越多，所有的星星和月

亮、太阳、树叶，以及花花草草和小猫咪们，都被我以文字的形式缀在纸上。这些诗都写在一套爸爸特别为我准备的红皮、蓝皮的本子里，那是我的童话王国。而我的《鼠年，致老鼠》、散文《嘎嘎》，获得了《东方少年》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全国少年儿童诗歌竞赛及《小溪流》征文活动一等奖。后来，我还参加了许多文学比赛，都得了奖。

爸爸妈妈出国讲学，使我有机会在长春外祖母家生活两年。我跳了一级，在东北师大附中读初中。长春的冬天很冷，雪很美，我把她视为一座真正的“春城”。这两年是宝贵的，我在变幻奇异色彩的空间一口气读完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等几十种中国古典名著。我读书，写作，长春的作家叔叔们还让我担任了小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回北京了。现在是北大附中的高中生。1987年，我被吸收为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的会员，叔叔阿姨说我是破例，年龄最小。

每当我坐在空荡荡，只有几个同学的教室里，对着窗外广阔的蓝天想入非非，金色的阳光笼罩着整齐的桌椅，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厌倦生活，更无法

放下笔：我热爱这一切！

即将出版的这本散文集，它们来自背后的蓝天，
并化作白色的鸽子，刚刚闪过那片秘密的树林，
飞向大海……

1988.1.26

嘎 嘎

“嘎——嘎——”，我的小喜鹊叫了，它是楼下的小弟弟刘义送我的，我给它起名叫嘎嘎。

嘎嘎长得真漂亮——嘴是棕黄色的，粉红的舌头，大大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头和身子是蓝黑色的，翅膀上有几根长长的白羽毛，肚皮雪白，长长的尾巴上长着深紫色的羽毛。

嘎嘎还很小，不会自己吃食，只得让别人喂。每次我一进阳台，它就大声叫着，一边张开嘴，一